

一顿没能吃到的宴席

今天上海的客户来公司参观。跟以往一样，晚上总经理会在酒店安排宴席款待客户。作为接待人员的我，自然是其中的一员。

客户中午一点半到公司后给了我一大堆的文件让我去填写，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公司应对客户审厂的总指挥，负责组织公司各个部门提交客户所需要的报告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我从工程研发部门到生产物流部门，忙得不亦乐乎，甚至到了公司员工晚上用餐的时间，我都还在跟着老板同客户开会。

晚上七点钟，客户已经做完了一天的审厂工作，一个个地在公司写字楼闲聊了，其中不乏晚上要怎么比酒量的论调。作为接待人员的我也同他们一起等着去吃晚餐。时间是一秒一秒地数着过，好不容易等到总经理把他的两辆小轿车开到写字楼门口，这时，大家都象接到通知一样，径直走



到轿车旁边，打开车门，一个接一个地坐了上去。听到身旁准备上车的客户开心地说着“总算到了吃饭的时间了”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今天的接待任务总算完成了。说实话，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

紧跟着我前面的客户，我也走到第二辆车旁边，拉开了车门，准备坐上车去。这时总经理走过来跟我说：“车座位不够，你下次再去吧！”啊？不会吧……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话打得有点懵，不说此次上连班的辛苦，就单说食堂现在就已经关门没有饭吃了。怎么办？我刚才

还在写字楼门口跟碰到的同事说我要陪客户吃饭，同事们都很羡慕我。现在被老板“抛弃”了，我的脸往哪搁呀？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时间很难接受这种现实，一股委屈涌上心头，感觉我的人格受到了污辱——这样的老板值得我去为他工作吗？我一定要报今天这个仇！我气得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看着老板的小轿车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突然，我脑海中想起一句非常熟悉的话：

“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。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、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”
（《转法轮》）

我们来到尘世不是为了幸福

我们的伦理学教授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。上第一节课时，课堂乱哄哄一片。他摘下眼镜，等着我们安静下来。一分钟后，总算安静了下来，教授说：“我们从最深奥的问题开始。告诉我，良心是什么？”

我就坐在他面前，很荣幸地被挑中回答这个最深奥的问题。

“我只知道它是一种妨碍我们幸福的东西。”我恶作剧地说。

“你幸福吗？”

“我觉得我挺幸福的。”

“我很高兴终于找到一个敢于承认自己没有良心的人，满分。”教授说。

一片哄堂大笑。

教授严肃地说：“我探讨这问

题几十年了。我的结论是：上帝把人造得十全十美，惟独在我们心上留下一个空缺。许多人一生都没意识到自己心上少了一件东西，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。他们为自己的不完善而焦虑，以至拷问它，鞭打它。渐渐地，良心有了形体。良心是世上最奇妙的东西，因为你知道你没有，你才想有。它也是惟一一种人类从虚无中创造的存在。良心不会让我们幸福，是因为我们来到尘世不是为了幸福，而是为了创造自己，完善自己。小同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不喜欢被提问……”

“完全正确。恐惧、焦虑和痛苦正是通向良心的道路。”教授戴上眼镜说。◇（文/萧春雷）

平时朗朗上口的这段师父的教诲，此刻非常清晰地打入我的脑海，字字象炸雷一样响，我象一面锣鼓一样，立马被敲醒了——我可是一个炼功人呀！我怎么能这样难受呢？

师父的话象清泉一样洗净了我的身心。我认识到要按照“真善忍”做好人，要真心地为别人好，为别人着想，心里的怨气被法轮大法慈悲的力量化解开了，此时，我的心变得异常平静，我走到夜市街的快餐店，买了一份快餐就赶回来继续加班了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心里十分踏实地回顾着今天整个事情的过程，在这次“失落”遭遇的一开始，我的心真是被刺激得跌宕起伏，是师父的法让我清除了心中涌起的私愤，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。我发现自己变得成熟了。◇（文/张驰）

病人灵魂出窍 观看自己被手术

美国亚特兰大市居民潘·雷安徽是个创作型歌手，1991年她病倒了，无法说话，无法移动身体，内科医生建议她进行扫描检查，结果发现她的脑内有个巨大的动脉瘤。她又谘询了一位神经科医生，医生告诉她已经没救了。

雷安徽是几个孩子的妈妈，她不甘心就这样撒手人寰，她去了2000公里外的亚利桑那州进行最后的治疗，神经外科医生罗伯特·史博勒是她的主治医生。医生告诉雷安徽，巨大肿瘤正好长在脑干的中心，因此手术将相当危险。

就在手术过程中，医生们发现雷安徽的心跳、呼吸、脑电波全停止了，脑部开始失血，一个小时后她被诊断为死亡，但医生们仍然用尽一切手段抢救，希望能有奇迹出现。

在开颅手术前，医生在雷安徽耳朵里塞了微静电器，以探测大脑的活动，除了医生需要处理的大脑的部分区域，她的双眼及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掩盖上了。

雷安徽回忆当时的情景说：“那声

音让人很不舒服，那隆隆声让我想到了牙科医生，我记得我的头顶在作响，接着我从我的头顶冲了出来，之后我往下看着我的身体，我知道那是我的身体，但我不在乎。我所处的位置像是坐在医生的肩头，我还记得他手里的手术器具，他拿着的东西像个电动牙刷，我还看见他们用电锯打开我的头骨，我听到有人说‘电锯’这个医学术语。”

“看着自己的脑袋被手术。”雷安徽说：“在一个箱子里还有一块小刀片，箱子很像我小时候父亲用于农场工作时的工具箱，我记得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‘我们遇到个问题，空隙太小了。’‘从另外一面试试。’声音似乎是从桌子下面传过来的，我的确很好奇他们在干什么，因为这是大脑外科手术。”

手术医生史博勒证实说：“雷安徽的体验跟手术时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吻合。她看到了开她头骨的骨锯。”

雷安徽的话证明了灵魂出窍的可能性。

雷安徽还说：“我感到有光存在，我转过身看了过去，我看到了一个光点，那光将我吸了过去，我感到了引力，当时的我知道事情超出了我的理解，可那都是真实的，他们告诉我，我适应得很快。然后我朝着光源而去，当我逐渐接近光源，我看到了不同的事物，不同的人，我清晰地听到了我祖母叫我的声音。很清楚那就是她的声音，我立即就奔向了她的，那感觉真是好极了。我还看见了我叔叔（他教给我很多东西，教我弹第一把吉他）。我还看见了很多很多人，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，但我知道我正在以某种方式跟他们互动，我问：‘神是不是就是那个光芒？’我得到的回答是不，‘光并不是神，而是神的呼吸。’”

“我后来听到‘是该回去的时候了’，我感到身体弹了几次，我回到了我的身体。”

雷安徽所说的一切，后来都得到了医生的证实，她感觉到的“几次弹跳”，正是医生为了抢救她而实施的电击。

罗伯特·史博勒医生说：“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发生在没有生理活动的情况下，我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，同时我看到了许多我无法解释的事情，我再也不会斩钉截铁地说，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。”◇

一张大雁飞行图

这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，在短短的几年内她的产品享誉全国。这家企业的总经理却是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。

在一次采访中，记者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：“企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”总经理想了想，讲了一个和竞争对手的故事。

“有一次，那个竞争对手给我的客户写信，说我们的产品如何如何不好，因为这些客户都比较认可我们的产品，所以告诉了我，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置之不理。我想，既然矛盾发生了，我就应该把矛盾处理好。可是怎么解决呢？我当时也没有办法。一

天外出时，一群大雁从天空飞过。望着大雁，我忽然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我画了一张大雁人字形的飞行图给那个竞争对手寄去，告诉他：雁群在飞行的时候，头雁是最辛苦的，他在前面奋力冲开气流，后面的雁借着气流才得以轻松飞翔，如果你在后面打倒了头雁，甚至于打倒了飞行在你前面为你开路的所有的雁，那么你将怎样生存呢！是不是雁群的队伍越大，生存的可能性越大呢！人也一样，只有相互扶持才能更好地生存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记者问。

总经理说：“那个竞争对手惭



愧地对我的客户说：‘没想到这个女子会如此宽容，我岂不是太狭隘了！’”

“再后来呢？”记者追问道。

总经理笑了，说：“我们成了合作伙伴，联合开发了许多新产品，目前已经出口到很多国家了。”◇（文/清湄）